



## 水汪汪的冬水田里

□张守刚

表面的水清汪汪  
映着村庄物事  
水底下的泥土上  
偶尔有不知名的东西出没  
它们太小了  
搅不浑一田冬水

那时的水到了冬天格外僵硬  
那时的土到了冬天格外沉默  
水在水里 泥土在泥土之下  
挽起裤脚下田的人  
在小腿上  
藏下西风的冷冽  
蓝色的毛细血管里  
老家旁边的那条小河  
在默默流淌  
哼鸣一首无人打节拍的小曲  
(作者系重庆市云阳县作协主席)

## 遇见

□何军林

我不知道偶遇和邂逅  
到底有什么区别  
在这个冬天  
只想说出一个事实  
自己遇见了一些美  
比如风景  
风景背后的心情

冬天的某个早晨  
带着行囊和希望出门  
像一只鸟  
或者一匹马  
到陌生的地方觅食  
寻找一片草原  
这是出发时的想象  
现实却比想象离谱  
我居然迷路了  
迷失在湘西  
那里有五条溪水在流淌

没人指示路径  
洪江古商城就到了  
在沅水和巫水交汇处  
一朵浪花涌出  
另一朵浪花破碎  
两股水流碰撞的声音  
传到岸边  
被一些人听见  
被另一些人忽略  
黄金码头还在  
已经等了一千年  
等着我翻过那些石梯  
消失在古城的老街老巷

这个冬天的早晨  
我走出洪江古商城  
走向嵩云山  
虽然天空下着细雨  
虽然风很冷  
虽然云海比梦更遥远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 书讯

## 《云丝之母：鄧云鹤》出版

重庆麻纺织厂退休干部李中石历时四年、八易其稿的《云丝之母：鄧云鹤》一书，由团结出版社出版发行。

鄧云鹤是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的留美女博士、著名科学家、实业家、中国近代麻纺织工业先驱，被誉为“云丝之母”。该书讲述了鄧云鹤的奋斗故事、励志故事、爱国故事和奉献故事。(胡雁冰)

## 陶家暖色

□谭鑫

陶家的美，美在细腻绵长且如玉温润，哪怕是在秋冬时节。

和友人邀约，自重庆中心城区一路乘车向西，前往九龙溪谷和清栖谷，沿途微风拂面，叠叠丘陵葱葱郁郁，自窗外涌入眼帘，负氧山风钻入鼻腔，沁人心脾，秋冬即景，惹人遐思。

九农溪谷，静卧在陶家镇九龙村，占地面积300亩，谷内溪流密布、碧水滟滟，林石耸立、宜居宜游，是重庆中心城区内集原乡野趣的都市休闲新群落。

下车而行，穿过山石垒成的院门，白云抱幽石，绿筱媚青莲，一路步道沿湖长铺，鼠尾草花夹路相迎，汉龙湖里鹤舞鹭飞、鱼翔浅底，雅榭山舍抱湖而居，紧靠着连岭森森峭壁，茅草做顶，杉木为墙，藤条织椅，有游人移步露台，伸竿结饵抛丝湖中，钓山钓水也慢钓时光。

收起眺望，往岸畔深处漫步，溪谷面纱自脚步游移中渐次揭开。人得香樟土院，视线瞬间阴凉，百年香樟木横斜，院中柿子树累累，屋后山林竹影婆娑，我的心倏然安宁下来，步履中也得到一丝舒缓，闭眼倾听，仿佛能听见万物在一呼一吸中草生木长，岁月在院中一点一滴地落地生根。

择石屋而立，轻抚凿迹留痕，墙面斑驳仿佛生来与山一体，深沉的石色与周边各异的树、竹、草色相映成趣。登梯而上，在室内窗边，闻得见山音竹韵，细听中有隐隐泉声，推窗而望，泉声灌耳，崖底群石竦峙，瀑布遥挂前川之上，远听如细雨摩挲，近闻似珠落玉鼓。眼下正值枯水期，瀑布形状如线、如帘、如绸，揽青山峡谷做衬，如一条晶练的玉带横亘绵延，居下而望，宛如天河泻翠。同行者不由得纷纷举起手机，快门声声不绝。

一个小时后，我们来到陶家镇清栖谷，推开一扇古色古香的宽阔木门，就一步踏入草木洞天的庭院中。密密的草叶伸肢沐着日光，来客三三两两仰坐其上，塘边的藤架上挂满了白幡，着墨的词句中写满了故事，等风一来便急不可待地扬起，像是诉说，更像要留我在此细细读完。顺势坐在帐篷下，凝眸静看，一院的青瓦红墙、汉韵亭阁便次第闯入视线。

今天天晴，往来行客也稍多起来，就

## 老夏

我因病住院，同一病房4人中老夏最年长，78岁，四川广安人。十几岁随父母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落户生根，护森林，牧军马，还种过啤酒花，六十多年来没有离开新疆一步。

矮而壮实的他是自来熟，见面就开聊，一会普通话，一会四川话，嘻嘻哈哈全无病态。几天前他感觉下腹刺痛，生平第一次住进县医院。大女儿在那医院负责，看了初检结果后二话不说，直接将老爸转到千里之外的重庆求医，让老爷子头一回坐了飞机。重庆方面检查老夏是前列腺增生，身体其他部位壮如中年。穿刺术后，医生说五天出检验报告，如果没有大问题，打一针开几颗药就可出院。

老夏于是很开心，胃口也特好，连众人一致吐槽的医院伙食他也吃得津津有味，食后感叹：“家乡饭菜真香！”他依然以为重庆在四川呢，由衷地点赞，让我这个重庆土著心生感动。穿刺术后第二天，老夏大声告诉从四川赶来陪床的儿子：“今晚我两爷子去吃烧白、鲜肉，我太想吃家乡菜了。”儿子连声啜啜。老夏说他小女儿和女婿这两天正开着大型农机在自家地里劳作，年底算账，收入远超挣死工资的城里人。老夏又爆料，说儿子在新疆干了十年后，厌倦了土里刨食的生活方式，将名下的30亩丢给妹妹打理，只身回到广安闯荡，干过装修、保安，也当过茶馆和饭店的老板，在广安买房、娶妻、生子。我问小夏，你以后就扎根四川了么？他笑

连休闲茶座也摆满了茶碗，黄色的决明花朵朵垂落，倒影映入香气升腾的碗中，照出一脸慵懒或繁忙。曾经这里是一片偏僻荒凉的农田，如今已发展成繁华的镇街，但居民的起落生息、农桑田事，在岁月光阴的起承转合中，并没有摒弃和失落，而是得到传承和创新，一如眼前随处可见的农林牧渔，田园牧歌的景象自成一派，于城镇中独辟出一方乐土。偶有慢享集市在此召开，惹南来北往的游客心生流连，周末闲时常聚此歇脚。

我们恰巧赶上了这场相约。闲聊饮茶间，目光不由停留于庭前草坪上——父亲扶幼子荡着秋千，语笑温柔地荡漾在风里；挽扶携伴的金婚夫妻对坐在草坪上，在餐垫上煮暖了一杯清茶。路过的游人无意闯入此景，也来之安然，择一簞食一瓢饮，在塘边倚栏对付了一顿野餐……所有的热闹，都来得清静自然。

往前走，民居瓦舍掩映其中，古迹花田散布左右，许多旧耕食器在谷区开发时已被特意保护，使人在白驹过隙中可觅遗痕。陶家镇的众多古桥中，始建于明朝的九龙桥最负盛名，它不仅是省级重点保护文物，也是近来网友评出的重庆十大古桥之一。作为一座石板平桥，它共有九个桥墩，每个桥墩龙头龙尾雕得栩栩如生，九条石龙都由整块巨石雕凿而成。踏桥细看，汹涌的水流并不直接接触桥墩，而是在接触桥墩前率先流进十个半圆形的凹槽中，有效地消解上游来水对桥墩的冲击，错位观赏中也造就出石龙吸水的神象。

惊叹于古人智慧的设计，回眸已是黄昏时分，一个抬头，恰好遇见远空有一缕炊烟正袅袅升起，初冬的暖阳在渲染的天际铺陈出一抹霞光。

觥筹交错间，夜色宛如群山立影般合围过来，谷中华灯初上，大红灯笼高高挂。清风徐来灯火自开，一缕农家柴火煮饭的香气，与谷间的笑语欢歌一并萦绕我心头，清栖谷的美人得明明艳艳的晴空排云上，终究又回落到这芸芸滚滚的红尘世间。望着这久违不见的乡野村色，我的思绪蓦然平顺起来，一种复得返自然的温暖在身上蔓延。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 □吴洛加

笑，并不作答。

老夏等待化验结果的日子，除了查查血压血糖，再无更多事。他不像城里人整天捧着手机，总是逢人便说他在新疆的逸闻趣事。病友便缠着老夏说点亲身经历，老夏说：“几十年前草原上狼很多，马群吃饱后聚在一起，将小马驹围在中间严加保护，狼们就在外围兜圈子寻找机会。时间一长，马儿放松了警惕，有马驹悄悄溜出保护圈。它们瞧见狼，对这个大尾巴异类产生了兴趣，近前用鼻子嗅闻。狼似乎害羞，低眉顺眼四脚倒着慢慢后退。马驹不知是计，亦步亦趋随狼而进，等它看见突然跃起扑向自己的满口狼牙，一切都迟了……”

我出院那天，正与老夏话别，他的主管医生在病房门口向小夏招手：“请你来我办公室。”从未住过院的老夏还浑然不觉，我却心中一紧，分明看见医生的神情有些凝重。莫不是穿刺活检发现了大问题？我知道，医生单独召见病人家属，很多都意味着病情不容乐观。但我不愿意往坏处想，医生一定会递过刚出炉的检查结果告诉小夏，你爸只是轻微的炎症，没事儿，明天就可以办手续出院。

老夏昨天对我说，他相信自己不会得啥子重病，已经安排好，出院后让儿子陪着坐轨道列车，去穿越李子坝那座连新疆人都晓得的楼房，还要去洪崖洞敞开心扉品尝重庆美食：“家乡的饭菜香得很！”我祝愿他心想事成。

(作者系重庆散文学会会员)

有句老话，天下有三苦：打铁、摇船、磨豆腐。

打铁，作为一种原始锻造手艺，曾是许多工匠的谋生行当。现在还记得，渝碛路井口公路边，有家用石棉瓦搭盖的简易铺子，没有店名，门边的铁皮墙上，用墨随便写着斗大的“铁铺”两字。这儿打铁的师傅姓姚，已逾六旬，“工龄”却差不多有50年。

这个铁铺，只有一间房子，左边是火炉，炉前一大铁墩。师徒两人，师傅使小锤，徒弟砸大锤。小锤是大锤的灵魂，是指挥，管造型修形；大锤是小锤的脚力，小锤指向哪里，它就奔向哪。小锤一声，大锤一声，一轻一重，叮咚叮咚，声音沉闷，千篇一律。

姚师傅打铁，有板有眼。他左手握捏的铁钳，夹着红铁块，前推后挪，左支右摆；右手握着手锤，高举重打，低抬轻击。手锤砸在铁块上，“当”的一声脆响，钢音回旋不绝。大锤紧接着砸下去，“咚”的一声闷响，带点余音，很短。几锤过后，姚师傅开始敲闷锤，就是让锤子不砸铁块，敲在砧墩上，让它反弹后下落，落下再反弹，形成连续敲击的声音。闷锤过后，又是实锤。空锤、闷锤交替，大锤小锤错落，像是交响乐，气势恢宏，悦耳动听。

姚师傅说，从前打铁没有鼓风机，只有风箱，全靠一双手，烧的煤质又差，灰尘特别大。他曾有过三两个帮工，每次打铁都是自己把钳，做上手活，几个帮工有的敲大榔头，有的拉风箱。

打铁需要双脚站稳，立好马步，双手紧握榔头柄，稳、准、狠。火星四溅，加厚的帆布工作服也会烧出洞，不要说飞到手上了。抡大榔头时不能戴手套，否则手上容易打滑，榔头要飞出去伤人的。抡到后来，手上起了泡，再后来就变成老茧了。

打铁看似粗活，其实非常细，比如把握烧铁的火候，就得十分讲究，不易学，也苦。所以，铁铺只剩一个学徒跟着，风箱也早改用电动鼓风机了。即使在寒冷的冬天，铁匠铺里也是热气腾腾的，敲打着各式各样的铁器，不一会就得赤膊上阵了。

周围十里八村，就这个小铁铺，顾客们想要什么，用纸板剪个样子，交给师傅，再交待几句什么“左撇子用的”“刀头要重一点”“打把三斤重的”就可以了，取货的时间短则一两天，长则三五天。

顾客十个里头有八个是捧着废铁块来的，这样算加工，否则就是制新。因成本不一样，加工的价格要实惠不少，比如一把火钳制新1元钱，加工只要5角钱或更少。

2000年后，铁铺的生意就一年不如一年。铁匠铺偶有顾客，要的一般是菜刀、锅铲、火钳、煤锹，其他活计几乎没有。姚师傅也想得开，说有生意就干没生意就歇着，反正有几个退休金。只是苦了徒弟，想转行，还没方向。不管将来怎样，把所有手艺传给他，以后用不用，不管。

(作者系重庆杂文学会会员)

## 铁匠姚师傅

□张祥华